

朋友发来一段宁夏西吉震湖的星空视频：黑黢黢的山梁之上，星汉灿烂，每颗亮闪闪的星星，都是一个遥远的未知，无数颗星星隐现，打望着西吉偏远而多情的土地。繁星又“落”在湖面，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星河辉映，令人赞叹。

去年夏天，我曾在宁夏采风游走，去了银川闽宁镇、吴忠红寺堡和固原隆德、西吉等地。未出发前，就寻思可以在西海固看星星了。宁夏文旅有张牌，叫“星星的故乡”，尤以中卫的沙漠旅游名气大，腾格里沙漠腹地的酒店常一房难求。沙漠观星固然令人向往，但“西海固”3个字似有魔力，当年左宗棠一句“苦瘠甲于天下”让它刻在了众人心头，其实这里还是萧关故地，古丝绸之路也经过。我按捺不住憧憬：于海桑田、烽烟故道的西海固看星星，别有风味。

在西吉住龙王坝，一个离县城10多公里的山村。印象深的，是“窑洞宾馆”外墙上数不清的牌子。原来，这里的乡村旅游闯出了条当培训基地的路子：观山景与道问学齐飞，既提干部人才素养又助农民增收。龙王坝四周皆山，飘荡在一片绿海里，当时雨水洗尘，更觉葱茏鲜亮。那雨不紧不慢的，由云朵而至树梢、庄稼，滋润着焦黄的大地，烟雨蒙蒙，水墨氤氲，竟生出几分江南之感。村里的带头人焦建鹏自诩：春有百花冬有雪，夏日坝吧秋满果，龙王坝是个好地方！蓦然抬望眼，只见旱作梯田层层叠叠，村落星散。眼前的天台上，几顶旅行帐篷中，果真都架着望远镜。

不过观星望远镜用不上就了——入夜，雨还淅淅沥沥不停。一行人就围炉“捣罐罐茶”，南天地北地“闲聊”。别看龙王坝现

一次，在一个研讨会上，偶遇一位来自山东的农民书法家。他朴实忠厚，写一手颜体字。晚上上五赠作品，他赠我的书法作品是颜真卿一首五言联句：“寒花护月色，坠叶占风音。兹夕无尘虑，高云共片心。”他是将纸铺在地上，跪在上面写的。看他笔笔沉稳，我讶异并生敬意。后来得知他确实是地道农民，白天都在地里忙，晚上练习书法。虽出身农家，家族却重文化传承，文房四宝与锄头犁耙一样被坚守。打小大人就教他背诵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《守政帖》等作品，教他临摹颜体，教他要做颜真卿那样的人。山东是颜真卿籍籍地，山东人引以我为傲。环境濡沐，传承颜体与粮食半收成了他毕生使命。只要是在重要场合写书法，他都会跪到地上写，以示诚敬。这使我很受震撼。

后来，我有机会参访了山东临沂兰山区诸满村颜氏祖籍故里。这个村一直都有颜氏后人，颜氏文脉的精神深植，还有彰显孝悌的“孝悌里”牌坊、彰显忠义的双忠桥、“颜氏双忠”塑像……乡亲们对颜氏家训、颜氏忠烈故事如数家珍，颜氏家风在这里已成为一种精神传承。一群前来研学的孩子正围在“颜氏双忠”塑像前，聆听老师讲颜氏家训，讲颜氏倡导的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，讲舍生忘死的凛然正气，讲刚正不阿的气节操守，老师鼓励孩子们读颜真卿文，做顶天立地人。聆听这样

春节时，91岁的父亲写了一首诗《时光岁月》，经AI一点评，引起周围不少人的兴趣。父亲虽早已退休，但对于当下出现的各种新事物特别关注。手机上那些新的学习、生活工具，他总是不懂就问、不会就练。因为年岁大，记忆力减退，他还自创“重复记忆”“分类记忆”等记忆方法。他不会打字，却硬是用手写板在电脑上完成了10万多字的回忆录。

春节期间我们出去旅游，发回视频、照片给父亲看。他激动不已，来了灵感，即兴写了一首诗：“山秀水丽看不够，天旋地转不停留。得意时节勿错过，莫让时光空白留。”听闻现在的AI神通广大，尤其“能文”，父亲便让晚辈帮他下载AI软件，让AI进行点评。AI说，“这是一首富哲理的诗，既有对自然的热爱，也有对时间的珍惜和人生智慧的传递”。AI还对作品提出了修改意见，建议将“天旋地转”改为“日月星辰”，“让意象更加丰富”。父亲觉得“日月星辰”与“天”“地”均为名词，“旋”“转”为动词，不工整，可以改用“星移斗转”，既与“山秀水丽”相对应，又更贴合对仗要求。AI建议第四句改为“莫负韶华付水流”，“更具古典韵味”。父亲却认为，AI不如本人非韶华之年，意见虽好，但不符实际，可改为“莫让光阴付东流”。“光阴”既涵盖“韶华”之意，又少了说教之嫌。

对AI的建议，父亲说无论有没有采用，都使他打开了思路，受益匪浅。刚开始只是看到视频心生感触，没想到那么多、那么深，经AI一点评，唤醒了想表达而未能表达出来的东西，好像思想境界和思维能力都提高了。

现在年轻人使用AI已是司空见惯，没想到老年人也开始接触AI。我们感叹科技进步带来的影响如此广泛，更心生感触的是，父亲以如此高龄还保留着学习和创作的热情，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心，乐于尝试和探索新科技，而且既懂得吸收AI给出的好建议，又能以“对话”的姿态提出自己的想法，坚持保留自己的思考，这真是一种年轻的心态！我想，父亲这种拥抱时代、乐观生活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，不正是当下科技应用多样、人们生活丰富的生动具体写照吗？90多岁的父亲，正年轻呢！

想看星星遇到雨

徐元锋

在是明星村，10多年前穷得叮当响。这里地势高，村里几个组缺水厉害，路也烂。缺水敢叫龙王坝？这不稀奇，曾经西海固人缺啥盼啥，电视剧《山海情》不是有个水花姐嘛，缺水却叫涌泉村。焦建鹏说：许多人见牌子多，以为村里的国家补贴多，其实龙王坝是靠自己干出来的，为了甩掉祖辈的穷帽子，先探路林下养鸡，鸡多了创办农家乐，农家乐再渐渐蝶变成培训基地，眼下正张罗做线上直播带货……

我在窑洞里的农产品展示中心，见到了正在理货打包的杨建琴。杨建琴是40多公里外的马建乡杨路村人，30年前顶着舆论压力嫁进龙王坝——人往高处走，她偏往穷山沟里钻。日子一直过得穷搜搜。改变是从龙王坝办农家乐开始的。那时她在宾馆当服务员，踏实肯干，一步步做到了前台接待，如今又转战商品部。杨建琴是带孙子的人了，形象气质却不像“农村妇女”。她略施粉黛，身姿轻盈，面色如三月里的山花，活脱脱一个城里俏佳人。建琴姐一笑：年岁变了，田里的脏活累活都让机器干了，这工作风不打头雨不打脸，外头来的人都羡慕咱龙王坝呢！

千百个龙王坝正在成长。如今去西海固，你难免意外：这是那个“苦瘠甲于天下”

的地方？连绵无尽的旱海呢？“剖开一粒土，半粒在喊渴，半粒在喊饿”呢？到处都是比肩全国的美丽新农村呐！拿生态说，焦建鹏回忆，小时候为了烧火做饭取暖，山要被扒三层皮；树砍了，草割了，连地面的“草胡子”都把一遍，荒凉绝望不堪回首。

如今呢？人努力、天帮忙，西海固好多地方降雨量翻了一番！

怎么个努力法？西海固脱贫过程也是一部移民史，120多万人搬出西海固，不再向大自然母亲无休止地索取；加之史无前例的封山禁牧、植树造林，绿染西海固真真切切地付出了不少汗水。

我专门去有“西吉水塔”之称的月亮山看了看：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不见牛羊。封山禁牧嘛，何况还是保护区。护林员马荣华拉着我，一口气看了几处泉眼，那流水潺潺汇聚，晶莹跳跃可爱。他说，几眼泉都是这几年自己冒出来的，四季不断流，“源头活水越来越多，下游的‘葫芦河’活得更滋润了。”

啊，月亮山！曾几何时，这里连绵无尽的山脊承载荒凉让人绝望，来考察的吉普车都跑不出它的忧伤。月亮山地处西吉西北地势高处，缺水少地无门路，是西海固中的“西海固”。月亮山的名字来自传说：很

的讲说，围观的人们都被深深感召。当孩子们齐诵颜真卿的《劝学诗》——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”时，围观的人们不禁鼓起掌来。

这两件事让我深深感受到，颜氏家训、家风以及颜氏忠烈故事在国人心中的分量。于我而言，则尤其喜欢颜真卿那篇《祭侄文稿》。短短200多字，却如鸿篇巨制丰赡，令我常吟常叹。在颜真卿这里，他对侄儿的忠义行为大力彰显，家训之意深含其中，他是在为颜氏家族树立一个鲜活的典型。历史上颜氏家族涌现出许多文化大家、忠臣义士，颜氏祖辈注重家训言传，更注重以典型教育后人，这是辈辈英贤的根本原因。

又想起那年到台湾旅游，导游是一位眷村老兵的后代。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《祭侄文稿》书法展柜前，她深情讲述了许多关于颜真卿及颜氏一脉的故事。她说，她父亲常跟他们说，要记住故乡是山东、是齐鲁大地，根和魂在那里，故乡有孔孟、有颜真卿……记住他们，根和魂就在。这就是她家的家训，是不时会说到的家常话。听了她的这番导出导游词的家常话，我们都很暖心。原来文化的根脉一直都在我们心里。

月高是河南人，9岁时随外出闯荡的父母迁居南浔，近20年后，已然算是新一代南浔人。过去，他家就住在春兰茶室河对岸石桥旁一处青瓦房里，月高小时候常在茶室门口和小伙伴们嬉戏追逐。那些年，月高家靠母亲每天推着流动车摊卖馅饼油条豆浆、父亲做零散维修工维持生计。父母虽万般辛苦，却供

再饮南浔三碗茶

王成伟

养出了3个大学生，其中两个还考上了研究生。如今孩子们都有了能自食其力的生活，这是双亲最大的骄傲和幸福。

回到上海没几天，我写了篇《南浔三碗茶》发表在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上。

朱老伯听说后开心坏了，托女儿索要了几份报纸来珍藏，还千叮万嘱咐我，再到南浔一定要请我吃饭。

没想到，一年之后果真又聚首，要再饮“南浔三碗茶”了。抵不住盛情，我答应朱老伯次日拜访。

次日，月高陪我再度光顾了春兰茶室。朱老伯的太太和女儿正忙得不可开交，寒暄之后便请我去参观他们家新开的“二店”，说朱老伯已经在那里等我。

伟老头年过八十，腰板仍挺得笔直，只要不刮风下雨，每天晚饭后都去产陂周屋篮球场。他喜欢坐在护栏上，看大人、小孩打球。

屋场是南方地区对自然村落的别称。伟老头当年在浏德窄轨铁路上做扳道工，是个篮球好手。现在他最得意的，是儿子和孙子都在场上打球，他会主动给新来的观众介绍：那是我的崽，代表乡上打过农民运动会篮球赛！那是我的孙儿，才从大学毕业，在学校是篮球队的主力！有人揶揄伟老头，干脆你也上去，祖孙三代组一个队！伟老头笑说，只怕没人敢接招！众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球场建成后，除了刮风下雨，护林员的天天不停，周边的村民球队数量众多，隔三岔五还会举行各类篮球比赛。伟老头看比赛时常面带微笑，满心欢喜的样子。和伟老头同龄的冰婆婆看比赛时静悄悄的，回去后才会和家里人细说，今天那个

久以前，这里是片水草丰美的牧场，牧羊的少年一次丢了一只小羊，晚上他看到一个银盘驮着小羊徐徐升上天空。村民说，小羊成仙了，在天庭过好日子呢！后来一个路过的江湖术士施法，收走小羊和银盘，月亮山变得暗淡无光。那术士来到东海边，和龙王斗了300个回合，输了小羊和银盘，银盘又高悬夜幕，海上明月共潮生，月亮山亦得名。我沉醉于这个传说，把它当作西海固人古已有之的浪漫“山海情”。云遮雾罩的绿水青山，既是取之不尽的金山银山，还是想象力的源泉，让每个劳作之人浸润着美，碧波清流汇出西吉人的文思之河：葫芦河。要知道，西吉县可是我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呢！

在月亮山，我还采风收集到一首“花儿”民歌：西吉有个月亮山，盘盘路儿上哩，维了个花儿赛貂蝉，一天么三回浪哩！微风起处绿波漾，花儿漫过月亮山。

护林员马荣华不会唱花儿，但他也有歌。临走时，月亮山林场的职工们给我哼起一首歌：云岚雨露，山清水秀，扶苗护林、排除除忧，忙碌不停的身影，装扮这人间锦绣……歌的名字叫《春风知道我》，旋律悠扬歌词上口。“春风知道我，大山拥抱我，勤劳尽职的护林人，守护着山川的脉搏；春晖知道我，晚霞陪伴我，无私奉献的护林人，兑现对祖国的承诺。”

西海固三天之行，绵绵雨水相伴，始终没看到星星。可颇有“穿越感”，离别时心中甚慰。绵绵细雨，对于干旱少雨的宁夏来说，何尝不是黄土地上人们心中的“江南烟雨”风景呢。而大地上劳作的人们，又何尝不是大地上的星斗：他们灿若繁花，他们熠熠生辉……



▲油画《窑洞庭院》，作者马常利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说是“二店”，不过是在相距50米远的幽静巷子里。朱老伯花了不多的钱租赁了一处人迹罕至的院子，花花草草坛坛罐罐用心装饰一番，摆上秋千花架草屋围炉，便赋予了一处无人问津的旧巷以鲜活的生命。

朱老伯说，这个店特意降低了价格，来喝茶的大学生游客可不少呢。一位七旬老人的创业精神让人尊敬。

晚上，朱老伯带着我和月高穿街走巷。他早早预订好饭店，点了一大坛女儿红，一大桌新鲜的本地菜，大家一起大快朵颐，频频举杯。一个人与一片山水结缘，总是因为这大地上的人。茫茫人海里，我就这样和一位新南浔人结下一段友谊，又和一位老南浔人结下一段文缘。他们在世间烟火般特别的存在，成了我义无反顾再赴这座水乡的牵念。

伟老头年过八十，腰板仍挺得笔直，只要不刮风下雨，每天晚饭后都去产陂周屋篮球场。他喜欢坐在护栏上，看大人、小孩打球。

屋场是南方地区对自然村落的别称。伟老头当年在浏德窄轨铁路上做扳道工，是个篮球好手。现在他最得意的，是儿子和孙子都在场上打球，他会主动给新来的观众介绍：那是我的崽，代表乡上打过农民运动会篮球赛！那是我的孙儿，才从大学毕业，在学校是篮球队的主力！有人揶揄伟老头，干脆你也上去，祖孙三代组一个队！伟老头笑说，只怕没人敢接招！众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球场建成后，除了刮风下雨，护林员的天天不停，周边的村民球队数量众多，隔三岔五还会举行各类篮球比赛。伟老头看比赛时常面带微笑，满心欢喜的样子。和伟老头同龄的冰婆婆看比赛时静悄悄的，回去后才会和家里人细说，今天那个

中国是个美食大国，烹饪在“五行八作”中归属专有的“勤行”。中国美食的疆域十分庞大，菜系众多、技法繁杂，著名菜品数不胜数。仅就烹饪方法而言，常用的就有煎炒烹炸、爆焖焖炖、蒸煮余熏、炆烤烧卤、腌拌卷烩之类，唯有一种被称为“汪”的技法，在五光十色的各类菜谱中从来不见踪影。近些年，因汪曾祺先生一篇美文之故，高邮的“汪豆腐”成了当地流行的一道名菜，只不过这里的“汪”不是手法，仅是对豆腐羹加猪油后油汪汪外形的一种描绘。而在山东济宁，“汪”字，除了形容菜肴汤汁充盈且光鲜油润的本义之外，概念主体却是个作为动词使用的特殊烹饪技法。当地只要稍微上些档次的饭店，标以“汪虾仁”“汪鱼丝”“汪鱼片”之名的菜肴肯定赫然在册，称其独步食林，恐怕是一点也不算夸张。

如果简单地从字面理解，以为菜中见汤即为“汪”，那就大错而特错了。实际上，“汪”是将加工成型的原料上浆滑油后，加入辅料、汤汁及调味品，勾兑成菜的一个完整过程，是透过一套精细而又复杂的工序综合操作形成的结果。各种以“汪”字命名的菜品，主体多是裹着薄软的湖鲜，突出的是清淡鲜嫩特色，呈现的是汤汁与食材半包半露的成型状态，既强调视觉上的汤水油亮度，更注重菜肴汤菜交融、馥郁醇厚的丰润口感。

之所以称其为特殊烹饪技法，首先“汪”不是炒。虽然二者都是旺火快熟，均讲究嫩口，但普通爆炒基本无汤；而“汪”则勾兑且宽汤，突出的是滑嫩感。其次，“汪”也不是炖。炖需要长时间文火慢煮，汤多味醇；而“汪”则强调短时快烹，汤汁略少且浓。再者，“汪”也不同于烩。尽管都是多食材混合、汤汁丰富，但烩的主体为混煮，追求食材的多味融合；而“汪”更强调滑油与薄芡的结合，以突出主材的鲜嫩和汤汁的光泽度。

一般的食材不能用“汪”，“汪”菜的主料及配料选择都极为考究。主料必须是鲜活的湖虾和二斤以下的乌鱼或草鱼。虾要去壳成虾仁，鱼要剥皮去骨切成鱼片或鱼丝，鱼头鱼骨及虾壳油煎后，加水、葱、姜和料酒熬出高汤备用。主料加工成型后，先用葱姜水和料酒浸泡去其土腥气，挤净水分后上浆；挂浆时要先放淀粉拌匀，再放蛋清抓拿，淀粉和蛋清要适量，浆厚了会影响口感，薄了则易于失水；抓拌时要加入少量食盐并不断摔打，以增进浆料的黏结劲和锁水率，以冷水试验不飞浆为度；上过浆的主料先滑油，油温大致三四成热时下锅，油温过低会脱糊或表面起翘，高了则容易粘连抱团；滑油时，边下锅边用筷子把主料散散，漂移即熟，过火则失饪；滑油后的主料用热水余漂，去其浮油。“汪”的辅料必须选择质地脆嫩、没有特殊异味且颜色相搭的蔬菜。“汪鱼”一般用藕、笋和嫩青菜，造型随主料或丝或片；“汪虾仁”适配黄瓜、冬笋、马蹄和豆腐，切丁入菜。辅料成型后，焯水备用。

“汪”菜时，锅内先加底油，油热将葱、姜、蒜末爆香后，大火投辅料翻炒，再投主料混炒入味，迅速倒入事先熬制的鲜汤，加盐、糖和白胡椒粉调味，开锅后勾薄芡，淋些香油，即可出锅。装盘时，通常还会撒上一撮香菜末或细黄的蛋皮丝，以增强菜品的色彩与观感。

“汪”菜的完成品，荤料必须肉质鲜嫩、柔韧中含有嚼劲；植物性配料要鲜嫩脆爽且不抢主料风头；滑嫩与脆爽既有强烈对比，又互为补衬，相得益彰，共同构成丰富的口感效果。汤汁采用原汁原味的白汤，汤与菜的比例大致在1:4左右，原则上，汤汁不能越过菜肴，以能够悬浮佐料、均匀包裹食材、达到汪而不泄的质感即算成功。由于“汪”菜经过滑油与薄芡的处理，既有效保留了鱼虾的鲜香，又妥善避免了淡水生物易腥、易散的难题。“汪”菜主打清淡咸鲜，有时也会多放胡椒与白醋而形成酸辣口味。这样“汪”出来的菜，色调高雅，层次分明，柔韧滑嫩、汤鲜味美、丰润适口，品尝后令人唇齿留香、经久难忘，故而成为地方风味名吃的标志性符号。凡是到过济宁的，不尝过这道“汪”菜，绝不可夸口吃过济宁的美食。

至于这独特的技法为何称“汪”，起于何时？笔者曾询问不少掌勺师傅，他们也分别追问过自己的师傅、师爷辈，得到的回答是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任何史料记载，全凭口手相传，属于老辈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传统烹饪技法。

深入分析则不难发现，形成特有的烹饪技法与特色名吃，肯定与地域、风情和饮食习惯紧密相关。济宁位于大运河中段，处在运河由长江流域进入华北丘陵地带的制高点上，曾因堰与都江堰相媲美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，造就了它调控南北河运大动脉的中枢地位和运河之都的美名，明、清两代国家最高的水利衙门河道总督署一直在此设立。如果没有河网密布、水网发达的客观环境，不可能发挥这等独到作为。也恰是因为这特殊的地理条件，让济宁成为运河中转站上的著名商城，成为融汇南北文化的鱼米之乡。以南四湖（微山湖、昭阳湖、独山湖、南阳湖）为代表的庞大水域，自然赋予它丰富的水产资源，为烹制与食用淡水鱼提供了近水楼台之便。因有南北商贸与文化的密集交往，江南清淡、鲜嫩和原汁原味的饮食特点渐渐融入北方炒中带烩的烹饪手法，将滑炒的嫩与烩菜的润有机结合起来，形成了有别于纯粹炒、炖、烩技法的差异化风格，恰也契合了当地人嗜鲜尚滑的饮食偏好。还有，虽地处水乡，但湖畔对于旱地广阔的北方而言，依然属于稀缺食材，以“汪”的方式烹制鱼虾，自然减少了原料份额，既利于降低菜肴成本，又可以有效扩大湖鲜菜品的饮食覆盖。再就是，以馒头和饼类作为主食的北方地区，进餐的汤水必不可少，“汪”的形式既可以吃菜，又能够喝汤，这一举两得的综合性改造，既可验证中国饮食一地一味的多样化特征，又鲜明体现出中国人因地制宜计生计的高超生存智慧。

这样的判断既有客观分析，也有主观猜想的成分，准确与否姑且不论，然而无论如何，当地餐饮业就地取材，另辟蹊径独创的这款崭新菜品，都理应算作对博大精深饮食文化的一份特殊贡献。

独步勤行——「汪」字

屋场因为这篮球场和这比赛，有了话题，有了名声，有了骄傲。邻村、邻镇、邻县甚至邻省都有观众过来看球，有时就会引起一些有意思的口头“交锋”。有的说，你们这比赛才搞了几年？浏阳有些地方早就流行打篮球，南乡的比赛更火爆；有的说，我们浏阳的球队才叫老资格，过去村上的营业中巴车打比赛时直接停运，义务拉着球队和球迷四处跑……这时，伟老头和一位资深观众就会笑眯眯地出来打圆场，说，都不要口头争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比赛年年有，球员们时新，有本事没本事，大家还是球场上见真章。

伟老头年过八十，腰板仍挺得笔直，只要不刮风下雨，每天晚饭后都去产陂周屋篮球场。他喜欢坐在护栏上，看大人、小孩打球。

屋场是南方地区对自然村落的别称。伟老头当年在浏德窄轨铁路上做扳道工，是个篮球好手。现在他最得意的，是儿子和孙子都在场上打球，他会主动给新来的观众介绍：那是我的崽，代表乡上打过农民运动会篮球赛！那是我的孙儿，才从大学毕业，在学校是篮球队的主力！有人揶揄伟老头，干脆你也上去，祖孙三代组一个队！伟老头笑说，只怕没人敢接招！众人哈哈大笑起来。球场建成后，除了刮风下雨，护林员的天天不停，周边的村民球队数量众多，隔三岔五还会举行各类篮球比赛。伟老头看比赛时常面带微笑，满心欢喜的样子。和伟老头同龄的冰婆婆看比赛时静悄悄的，回去后才会和家里人细说，今天那个